

## 只賣不送

到了某個年紀，對讀書人而言，處理舊書是個問題，尤其香港，尤其在這小小的城市，尤其在這人擠人像都住在沙甸魚鉛罐裏的地方，相信只要是「書界分子」必會在生命裏的某個階段面臨這頭痛挑戰，唯有各師各法，各自修行。

我還好。沒法不承認自己是幸運的。你考慮[移民台灣](#)？我早就作出準備了，在廿多年前，最徹底的方法是娶了一位台灣妻子，所以有女方親族在福爾摩沙，所以有他們的房子在島的四方八面，台北市的房子收了我大學時代的書，花蓮的房子收了中學時代的書，陽明山的房子將會收留我未來的書。

風急浪高，香港已經不宜久留，所以我即將陸續打包眼前藏書，找間運輸公司，把大包小包飄洋送走，「乘桴浮於海」，書與人同，人書俱老，我和書同在大海之東遙望香港與大陸，或於某年某月某日，在夜燈下，神馳於書冊古今，我會冷笑，冷笑明明有一個城市有機會可以創造千年難逢的中華現代理性文明，卻有一群人偏偏南下把它毀掉，亦有一群人在城內裏應外合，煮鶴焚琴，把一切往後拉倒。而我確是弱者，沒能參與挽救而只懂逃離，或許，我連冷笑的資格亦無，我只配感到慚愧羞恥。

處理舊書，如果你沒有我的運氣，便要傷傷腦筋了。好些朋友，包括我自己，曾經慷慨地把書送出，大學中學小學圖書館，或遇見生張熟李即問對方要不要書，結果呢，效果不彰，要不是對方十居其九耍手擰頭，要嘛就是收書的單位根本毫不珍惜，把書拿回，掉在倉庫，不聞不問；又或求其匆匆上架，擺放在那裏，從此就永遠擺放在那裏，極少有人取閱。來之太易，總難珍惜。這八字真言，對人對事對書，都有效，都相同。

雷競璇先生去年在「中大書香節」做的事情便很好。把舊書送到中大義賣，限購五本，讓有心人拿着真金白銀前來選購。重點是「真金白銀」和「選」，這都重要，唯有付出經濟和時間成本，你才會跟取到手裏的書本產生感情聯繫，因為你不是取也不是拿，而是「挑」，要哪本不要哪本，放在書本面前，腦袋極快運算，每個取捨都在你心裏過了一過，有這一過，才算數。

中國人說的「取捨」真是準確，只捨不取，是慘事；只取不捨，沒感覺。

唯有兩者相連相牽，事情始有定着，如有了根。如果我不搬走我的書，到了將來，肯定亦是，只賣不送。

馬家輝

makafai.blogspot.com